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九
一			門
二			三
九			部
二			
號	冊	號	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言行見聞錄自序

言行見聞而有錄也師之也師之奈何祥不敏不能博聞
多識家言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
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
逮者書之於冊用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撰
而取之莫非師也先朝陳恭愍嘗手錄格言以為力行之
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時崇禎甲申夏
四月幾望考夫張履祥識

楊園先生言行見聞錄

凡例

師姓而不字長者姓字而不名友姓字而名疎者少者名而不字門人姓而名稱子以別之尊者達者姓而字稱先生以別之或稱官長上稱某公不敢字同邑不書地餘書地

錄以載道也一言之幾於道一行之幾於道聞且見則必及焉道不擇人故不以人廢

凡書必聞於耳必見於目以志信也雖不聞於耳雖不見於目必因其人而信之弗敢誣仍書其人以實之

楊園先生言行見聞錄目次

卷一

一百一十二條

卷二

一百三條

卷三

一百一十一條

卷四

七十一條

言行錄四卷皆先生所手輯所謂至善不遺於細

微也自古聖賢莫不以此爲畜德之助子朱子敘小學而以嘉言善行終篇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擇善率由此道也學者觀於此編其於樞機倫物之際有以得其持循而知用力之方矣先生曰所紀言行錄數十頁僕方藉此以庶幾萬一之似又曰此等紀錄雖爲取善之一節若學問實地工夫不止在此還當於身心日用之間密切檢點皆鞭辟近裏之言讀是錄者不可不思也無大小無精粗先生悉識之而悉師之夫子焉不學無常師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百世而下其同此意也

夫庚寅孟秋鹽官後學張朝晉謹識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門人吳江姚璉

原校

後學海寧張朝晉

言行見聞錄一

山陰劉先生曰世人以六尺為性命吾人以性命為六尺

先生號念臺

江右樊公天啟丙寅提學於浙其明年浙之都御史率其

民建祠西湖祀太監魏忠賢謀於大學士某將屬公為

文頌功德公掛冠去崇禎初忠賢伏誅起為參政

樊公號致

虛名良樞

祥與錢字虎寅侍劉先生先生問曰二子有親乎對曰履
祥與寅俱幼無父母亡又數歲矣先生色動似重有哀
者徐曰修身所以事親也

天啟乙丑祥初事諸先生與錢无寒汾錢字虎寅錢一士

本一同學先生舉馬援訓子書以示且戒曰須知古人

立身醇謹為本不然寧無畫虎不成之慮乎先生字叔明名董威

四明傅先生曰心愈用愈細愈細愈明先生字明叔號祥石翁名光日

與顏士鳳統同學於傅先生蓋崇禎辛未春也先生深
於易每講易必先畫象嘗曰易者象也未有不知象而
能知辭者士鳳事先生久故雅善言易

崇禎壬午予同諸友見福建黃石齋先生於武林靈隱寺
先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吾三十以前所讀書俱
不著實以其好名也今日正是為名所誤君子之道淡
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
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如無富貴處貧賤如無貧賤
處夷狄如無夷狄處患難如無患難滋味都一樣

崇禎甲申春見劉先生於越先生問曰亦嘗靜坐乎對曰
無事時便靜坐先生曰有益否對曰自謂頗得力先生
微笑曰若說不得力便是欺也又問古人主一之指曾
理會否對曰誠則一先生曰何以得誠對曰以敬先生

曰從誠敬做工夫便不謬

劉先生曰須是理會坐下工夫先生語學者每及此語

履起問先生所謂坐下工夫儻是目前身心切實處否

先生曰亦是

祥既見劉先生出願學記求教先生甚喜問曰爲此幾年

矣對曰自己卯秋胸中若有會因橫渠先生有云胸中有所見即便劄記不記則思不起念窮居獨學雖或有

見疑信半之以是隨其所得輒復書此以就正師友今

日正欲先生示以得失先生手受曰徐觀之

祥因退次日先生問曰所記云學象山而失者其流爲無忌憚是

則然矣其云學伊川而失者其流爲原人何居得非以

其規矩繩尺而言乎對曰然先生曰敬義夾持便無此

失矣

劉先生曰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

祥因言平日甚苦學問不能日長月益先生曰今將奈

何對曰日日打算月月打算歲歲打算必求視前有進

不然則恥庶幾不至退落先生曰此亦計功謀利之心

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工夫恁地做去

如何打算得

祥聞之悚然劉先生曰事無求可功無求成惟義所在而已矣事必欲

求可功必欲求成功利之習所以深也

諸雲芝先生

祥

外舅也事親備極孝養父芝亭篤於友愛

每飲食必念其弟先生未嘗不請其叔同飲食每膳非

遠出必躬必親一日侍膳父命之退因待於厨下未食

有頃侍婢撤膳問曰爹喜乎婢曰喜且傳命曰肉美餘

以與伯先生受之喜動容色加餐飯親有怒於大小必

跪請曰兒罪也親色霽乃已親既沒慟哭晨夕不間哀

動鄰里卜葬於臯亭山大雪草履筋笠行十餘里經營

寒烈中累日不知苦弟二人季即叔明先生也友愛亦

加芝亭兄弟故鄉人稱孝友率推諸氏

俗僕婢稱主人尊者為參尊者

之子為伯為叔先生名董威

祥

侍坐於劉先生因言及於禪學

祥

起曰佛人中國以來

千五百年於茲其間多少豪傑之士因世教不明陷溺

於此然其聰明才智終埋沒不過即就彼處用功見理

儘有明透今若一槩盡非釋氏亦不足以服釋氏之心

但其所謂是者則吾儒之所本有故

履祥

生平不敢泛

濫及此非惟不敢亦不暇也先生曰然所以吾只辯義

利不辯儒釋若是義雖釋亦可謂之儒若是利雖儒亦

可謂之釋其分別存乎一念之微不在外也

有多行不義見賤鄉里而其人自誇家世每曰衣冠之族

顏士鳳曰所貴故家者先世以來詩書澤長子弟能禮義自守端雅醇厚異於眾庶也若彼規矩蕩然邪辟無等有田家之子恥而不爲彼甘心爲之是則市井小人之不若有辱故家二字多矣尙堪自誇乎

里有登科歸者人皆承之顏士鳳以戚屬往正色誦曰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舉座失色聞者稱歎紹興倪鴻寶先生赴召將行門人往送之問曰先生行有日敢問救時何事最先先生曰天下瓦解之勢已成非立節鎮不可然此事駭人不得行惟重撫臣權亦節鎮意也如此亦濟幾分事不然如何收拾蓋崇禎十四五

年語也

趙公簡云

崇禎庚辰辛巳江南大饑所在郡邑視民死亡未有賑活之策適祁世培先生入郡見之謂其門人子弟曰鄉人饑及此奈何旣曰得五十金事濟矣一友應曰能爲先生貸先生曰可矣隨分數人呼於眾曰今日賑起有頃郡民塞街巷郡縣長聞先生至來見不得前問之皆曰祁老爺賑饑也郡邑慙退而有平糴之令設法施粥人多活者

趙公簡云

山陰趙公簡廣生從祁世培先生賑饑紹興山谷間足履幾徧嘗爲子言程子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濟物於人必

有所濟神先生實心幹事人也賑饑之日寅而出酉而入以粥擔醫生自隨郡中既設法賑濟窮鄉深谷無不至遇饑者先與之粥病者與之藥因與之米麥銀錢有差死者爲之棺日行數十里不知倦雖汗穢臭惡死人之旁必躬親力有不及以門人子弟分任之不及僮僕僮僕負擔而已日力既盡乃已是日所持錢米既盡又稱貸以給之方快少有所餘意怏怏不樂也其濟人一

念真切如此

神公名彪佳

趙公簡曰會稽陶石梁先生疾且革謂其門人曰吾死無以見父兄矣門人曰先生盛德清修海內宗仰何爲有

此言先生曰吾父兄科名祿位皆過我未嘗及千畝我及千畝卽此不可見父兄矣

趙公簡曰陶氏女子有言婦人失節被底事人皆知之秀才空疎腹中事人亦皆知之斯言可證吾人慎獨之旨湖州倪寄生露自福建歸予問此遊得交何人曰願見董崇相先生而已死有趙十五者福州人工畫閩俗賤女子舉女輒棄十五以丹青爲田收而養之每一人日米升寄人乳哺三歲任所欲取去十五不以德所活女亦不盡知德也十五今已老活者不知幾何與予相見歡甚餘不多遇因出花鳥一幅曰卽十五所贈也

張受先生與徐勿齋先生同科進士在京師期以入仕
之後立身不苟比歸則徐已高大其堂室僮僕如林奢
豪大著先生登其堂咎僮僕而遣之人稱先生能愛友
以德先生所居室終敝陋不禦風雨

劉先生進士四十年位左都御史未嘗有室僦其堦戢山
之室以居田不給終歲之食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夏月
苧帳已補三四矣其清約如此

山陰張登子陞崇禎辛巳饑出米五百石賑其郡人撫按
疏聞朝廷旌異之有賑冊行於世

邱顯伯於湖州礮溪買田二十餘畝崇禎己卯一朝悉召

其主告之曰爾山中人貧苦田所以力生也吾無事爾

田善自業之焚其券其人不受再慰諭而去

顯伯名畧

邱顯伯曰凡作事雖好勿使人知之乃可若胸中有要好
一念人便得而知之卽已不足爲好矣陸孝垂裕弘曰
每見顯伯使人忠誠孝友之意油然而生便覺別是一
種性情

倪寄生歿家貧子幼顏太學楚先邱顯伯邱平叔允疇顏
士鳳邱季連嶙章歲以米三石銀九兩資其子國求讀
書每相見教誨如子寄生未葬楚先爲之葬且及其母
顯伯平叔亦百里會葬乙酉變作國求學未成而歸聞

者惜之

錢太學飛雪有其師死而不得葬者與其同學生斂財葬之及期臨其窆窆封樹而返

飛雪名濤

邱顯伯曰人以非理加我我以非理報之施報雖有不同

其爲非理一也譬如假銀人用之於我我仍用之於人

雖非自作其爲用假銀一也不若得而投之水予顧平

叔曰此春秋不以亂易亂之指也

平叔名允崎治春秋故言

予平生與人每持二語曰我不負人人寧負我錢字虎曰不可若此處己以厚而薄待天下之人也我不負人亦不欲天下人負我予所志如此予曰是則善矣但過於

自然子貢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雖

聖人言之不過如此然子貢學問實未到此故子曰非

爾所及也予所謂人寧負我非敢菲薄天下人也亦曰

人情不遠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苟不

負人人焉有負我之理字虎曰終不能無弊一日因侍

坐於劉先生

履祥

與寅各以所言質諸先生先生喜曰

如此質論甚好張子之言近於責已然不逆詐不億不

信而不能先覺終於本體有受其蔽處成己仁也成物

知也不至人我兩無所負未善也錢子之言近於厚然

不欲天下人負我而不求其何以不負終成虛見亦未

有以得其不負之實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上面功夫
煞是吃緊煞是滿足非可以議論承當也因各謝教而
起

予嘗以天倫之事勸諭一人其人不省益以詐偽之言相
支其人退予意甚憤山陰劉北生世鵬曰無容憤也其
心既蔽又其積嫌已非朝夕之故而欲以一言之下開
悟解釋勢固不易當復隨機導之用左師觸龍東方先
生狄梁公之術未必終不悟也

劉北生曰是非不定天下未有不亂者今日無論大事小
事此之所是彼之所非彼之所是此之所非議論豈有

定乎

錢字虎曰君有爭臣父有爭子君父有過臣子猶得以諫
諍若卑幼之與尊行又自不同尊行有過卑幼引嫌不
言亦非也故字虎在家族雖尊行過失必正色言之
崇禎壬午輔臣周延儒銓曹吳昌時表裏用事劉先生以
直諫得罪臺省諸公力救上怒猶未已且不測明年癸
未海寧祝開美淵以會試舉人在京師用宋陳東故事
抗疏論救停試歸其秋革舉人爲民復詔鎮撫司逮問
開美聞卽日拜墓行就監察御史於嘉興府候命官校
至則開美已出數日矣從容就執顏色不變意氣如平

時吳越士不遠數百里來送者不可勝計郡人來觀者數千人皆流涕太息官校索金於開美虐苦之開美不爲動士民怒詰官校曰奈何辱賢者將擊之監察御史左公兵巡道侯公鄉先生大司寇徐公調解得已官校感焉開美行親戚故人及遠近慕義者祖之開美辭不飲贈之辭不受予至嘉興相見謂之曰今日之事誠所謂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兼之也此行勉哉拜而受之又與二錢子送之吳門開美曰此行生死任之願與良友各努力自愛三千里之心惟此而已又謂予曰吳門賢者獨楊維斗維斗能死天下事者也曷一

見予曰本非爲楊先生至此願以異日因再拜別去既別維斗至吳門之士來送者復幾何人開美行甚疾未嘗一日畱十二月十八日發吳門明年二月至京師鎮撫君頗聞天下公論不欲罪開美而前時用事者相繼伏誅開美遂得奏無罪三月流賊李自成寇京詔出開美獄十有八日京師師潰開美南歸畱京諸重臣迎福王子而立之是爲弘光君召劉先生先生未起因疏開美建言獲罪狀詔復舉人次年兵科陳公請以臺諫之職處開美不許時開美則已焚棄衣冠不欲見聞天下事矣是年冬劉先生歸越開美書招子來年正月往從

先生遊而予以疾作不果開美獨行畱一月亦疾作歸
 奉先生書致予且言世事日非疾亦彌甚而以子幼未
 得施教為念託嘉興李子言意四月予於杭州寄書答
 之不果達自是不復見開美矣始予兄事顏士鳳甲申
 士鳳沒開美學益進交亦益深長予一月由是在吳門
 有復得一兄之言遂因開美請事於劉先生今先生死
 國開美死師子猶偷生師友道絕其何以自免於不肖
 悲夫

左公名光先侯公名嗣曾徐公名石麒維斗名廷
 樞陳公名子龍錢子名寅名本一李子名明巒

祝開美初未識劉先生疏入後因門人請見執弟子禮先
 生責之曰為名乎為利乎開美聞之悚然在京師朝夕

請事遂隨先生以歸自是開美學日進

嘉興王言遠庭曰今之言氣節言康濟者率是浮偽無濟

天下事濟天下事必得幾輩篤實人

祝開美被逮李石友經營奔走率不遠千里與吳越之士
 數輩見鎮撫君之父吳某曰劉先生正直不容祝開美
 會試舉人慷慨拜疏義氣所激有何罪小人從而擠陷
 之推其意不與大獄不已今日保護善類惟公圖之開
 美聞不悅曰石友勞攘如此非愛我以德者也

餘姚岑漢明曰元末豪傑並起我太祖驅除廓清開三百
 年衣冠禮樂之治有功天地固與禹治洪水相並然當

時陳友諒張士誠諸人事雖不成亦不可謂無功於中

國者也

漢明名臣

岑漢明曰朝廷日講理財之道而未嘗留心用人公私俱困固所必至用人之大者在將相將相得人自然內變不作外患不生雖不言理財而財足將相不得人水旱盜賊邊方之事日多雖積儲之豐比於文景搜括之窮過於武帝將益見其虛耗也何況理財既非其人又有不在官亦不在民之患乎因崇禎間章奏多言理財故及此

崇禎甲申之變仗節死義者一二十人而外率皆汙偽命

者也其棄職守逃竄者猶為知廉恥事弘光時謀國者以軍需不給首行鬻爵令甚至童生赴試者例納銀三兩免郡縣考大江以南每提學出巡府庫成市海寧陳匪玄道永曰此輸銀就試之心即異日迎賊獻降之本也父兄為子弟輸銀必不欲子弟之立節義子弟欲以是進取必不願以節義自勉人心如此天下復何幸乎

匪玄今更名確字乾初

黃石齋先生曰劉先生之學伊尹之學也或問之曰伊尹以天下為己任其原本於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今但知劉先生一介不取一介不與不知其自任

天下之重也

趙公簡言

烈女張氏生青鎮嫁一年其夫陸某死張氏獨居一樓終三年喪人莫見其面其母思改嫁之釋服之夕哭盡哀自縊而死蓋崇禎癸未事也予以問凌宁膺陞宁膺與之同里言甚悉已而歎曰兩鎮千餘戶生齒萬餘惟有一女子予因言吾里亦有陳氏性至孝為女子時其父陳某疾幾死陳氏割股肉以救之稍甦復求食陳氏再割其股父復生蓋崇禎戊寅事也是時適講約於鄉子因以其事白於邑之父母師長貧賤竟無旌異者張氏桐鄉人陳氏亦桐鄉人十數年間聞孝女不聞孝子聞

烈婦不聞烈士亦可歎也

宁膺今更名克貞字渝安

凌宁膺曰今日人士不患不聰明患不篤實士不篤實聰明愈多適以濟其詐偽

海寧蔣聞大薰以父老不就會試崇禎癸未增進士名數至四百人或以勸聞大聞大曰使吾成進士而老父懷三千里之憂吾弗忍且天下事甚未可知胡為遠遊哉倪子有筠曰見性命者血氣無所用若未能見性立幾分事全憑血氣耳

德清稽先生崇禎辛未以孝廉署吾邑教事始至進諸生問篤行使各舉所知或辭之正色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一介之士必有密友處鄉黨朋友間安有不聞一善之理不聞一善知平日無心爲善也越月以所舉善行大書明倫堂昭示同學越數月又然察其甘貧有守者告之令尹發學租周卹之其屢親有司者雖窮乏不與惡士習之偷由於競浮華而無本實故其爲教專以敦尙倫紀爲先有匿親喪赴童子試者學使君已錄其文附邑庠先生持不可先後黜二人郡邑庇之不能奪也有莫生望吏議太守怒褫之先生閱焉爲請於提學而莫生以無罪復直指聞而劾之太守以罪去復有廩膳生父死匿不以聞將以出繼赴鄉試者先生知叱歸再

暮士行一變時宮墻久圯 廟廡堂廂射圃禮器之屬靡不敗壞先生悉治之罔廢典獨不喜邑民告諸生過惡間有以告作色曰諸生有失吾聞自讓責若土田戶婚分辯曲直當就郡縣汝俗好訟亦欲聚訟學宮乎然諸生有小過失卽莫不聞也同官怨其介有後言先生歎曰朝廷立三老以造士豈以賊士乎會母疾侍醫藥比卒先生哀痛成疾亦卒鄉人之善者思之不忘請於提學許公從祀名宦

先生名之楚字蒼梧許公名身福建人

提學吳公天啟乙丑魏忠賢寢橫欲去無名因試士大壞文體以劾去

吳公名之甲

福建鄭公崇禎甲戌來守嘉興既一年民安其政士悅其情城河久塞居民汲於郭外舊無校士館提學每至卽御史院造厰百役騷然猶苦雨雪公設法濬河民競勸又建弘文館爲試院不費公廩民亦不勞兩役俱竣

名瑄

崇禎庚辰大水湖州爲甚人情皇皇告凶官不爲意遂大擾姦民乘之欲亂太守松江陸公適至亟出行水進父老慰諭之廉其爲亂者數人笞之稍定集搢紳士眾謂之曰今年水穀無收飢在冬春麥未秋之月自今通商賈廣積貯猶可及也因勸蠲富室頗應疏於朝請蠲租

司農匱亦得改折以蘇民困不聽德清湖州屬邑也知縣開倉將嚴徵民憤曰朝廷不望賑我而猶徵我乎水田故在也各負石塞其倉知縣以亂告公至德清諭其民曰歲大歉官豈不知吾爲爾請蠲朝廷以多事又四方告災者眾不能獨貸汝一郡今日汝所爲若此亦無足怪然一邑無糧在我惟有死但我死有益於汝何難爲汝死特恐我死賦終不免後官未必有心爲汝敲骨取髓汝復何堪遂泣下民亦泣因復開倉明年正月設粥厰遠近皆有發富室米減價糶之雖道殣不絕要其全活固已多矣夏旱蝗甚疫作死者不勝計壬午水復

傷稼流離死亡十室而五賦斂仍亟公亦無術矣陸公名自巖

弘光初劉先生黃石齋先生俱被召劉先生起先歸黃石齋先生後至尋奉使祠禹陵馬士英曰行將見劉會稽也黃先生至越越士往問學先生為講乾之上九反覆於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之義時劉先生在山中不出黃先生亦不入山訪劉先生臨行寄以一扇而已詩不得錄趙公簡曰世道否塞至此尙可言乎

宜興吳又鄴湛筠齋先生族子也筠齋提學廣東卒於官掾吏爭以賄至將乘此滋弊也又鄴聞曰奈何辱死者

立召經歷司以其印歸按察使故事官滿辭任役人例有請乞人謂又鄴是舉不獨自持以正愛筠齋以德且

能盡絕斯弊也顏士鳳云吳筠齋名貞啟

甲申之變海鹽吳磊齋先生死之祝開美就其邸為之治斂事又經紀其喪以歸時國家新破賊勢益張京師塗炭開美周旋兵刃之間為益難也

崇禎間祁世培先生以御史巡視蘇松常鎮所至警貪墨鋤豪右理冤抑剔弊政懲奸胥時朝政弛緩繡衣直指率養驕避事是非不伸賞罰無紀士大夫居鄉黨與州縣令長監司郡守表裏剝民胥吏挾官長滋毒進士入

官者書生不悉民社利病受其欺況不知潔清自愛利其行賄曲庇之由是百弊滋長民不堪命南國浙中爲甚先生以浙人巡行南國官箴民隱旣罔弗知又其心事光明磊落遇物如快刀健斧無不立斷庶政一張貪吏解印綬去豪猾斂戢百姓樂業奸民謂之剝皮察院蓋數十年來所未有也

近代盛交遊江南益甚雖僻邑深鄉千百爲羣締盟立社無虛地顏士鳳獨惡之未嘗與每謂予曰古稱百里一士千里一賢謂彼皆賢士何賢士之多如非賢士敝俗傷教莫此爲甚胡入爲因賦貧交詩示予

詩載本傳予嘗赴

硤石山社不滿予又赴語水社甚愠幾見絕後知爲李石友錢一士董若雨所強方解先是周鍾來教吾邑士友如雲又張天如開門受徒天如名甚著會元吳駿公爲其高第弟子而天如亦職翰林郡縣長吏及提學較士靡不以之爲耳目由是婁東之屢日眾遠近名士先後至吾邑者踵相接也當是時士有不談介生天如者人皆鄙之士鳳恒戒予曰彼皆浮僞誤蒼生者必此也不宜爲所惑予以故得不往見雖友朋時或招予予唯唯終不敢違士鳳教今天如物故士鳳旣卒而周鍾行事適驗其言然予竊意天如在當不至若鍾之裂也

若兩烏程人名說

姚運使虞廷為高州府嘗較儒童取十人為社學師分四門教民間童子朔望來見優禮之以示作興初為萬載縣民貧不能供賦錢令以他物價值相稱者輸庫為之轉輸雖書畫器皿不禁民便之聞其子藹生國禎云

名繼舜

稀先生曰吾人無論窮達不可一日苟且今在家庭家人父子之間固不可苟在鄉黨雖與田夫野老閑言語當於世道有補聞之錢愷度云

朱聲始洪彝曰二程夫子明道幾於化矣吾輩不能學伊川有轍迹可守朱夫子之學篤實精微學者所宜宗主故其生平非兩先生之書不讀

孫子度有其友死而無子子度治其喪雖微必躬臨之其女未字或以為請曰此吾友生時所不可者奈何今日違之

崇禎間有僧金臺者善惑眾即杭州阜亭立禪院自尚書狀元率其命婦女子皈依之人崇其教湖州為甚臥室被文繡廩藏盈金帛僧房左尼右婦人升堂鼓吹數作遠近聽法者嘗千餘人以一簾隔男女民間爭鬪輒以所讎恒產獻禪院禪院即以所善豪家奴業之細民側

目而已作戒壇用沉檀諸名香和土費不貲成而火復爲每出人爭禮之以得至其家爲幸居必密室供帳過貴人婦人夫死者執弟子禮傾家財布施受法名焚修院中求世世不爲寡婦秀才不利科舉奔走之得試高等搢紳免官託逃禪以自解莫不往來聽法金壇龔公以兵巡道治杭嚴始至禁天竺諸山燒香者尤嚴婦人入寺之令數月密以金臺狀白御史左公而遣健卒四人執之諭曰淫僧不至汝等死四人者受命往給之人關縛以見公曰汝淫縱非法罪不勝死初不伏命笞之去衲內皆文錦下體服紅綾繡褲公曰卽此死有餘笞

三十下獄禁嚴漏三鼓公視獄獄中僧人忽數輩公怒并獄吏卒笞之明日公慮有撻法者卽笞殺之三吳諸豪貴方飛楫來救或欲請於都御史釋之不及

錢一士嘗責子弛緩寡斷予佩服其言力自反倪寄生性急予友之竊效古人佩弦之義然終不能變或時怨艾矯枉又過其正惜不得起士鳳而正之

錢愷度曰先君子每以慎交教予嘗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比之匪人爲害不淺予兢兢守此訓今年五十有餘不敢忘平生親友一一可數未嘗泛及匪類也中丞公素號長者貽謀之臧亦其一矣

中丞各夢得愷度名允康

諸先生曰朝廷不權酒酤民得自造又無羣飲之禁至於今日流濫已極凡人計腹而食日米一升能者倍之而已飲酒率數升能者無量食食三簋五簋以至八簋止已雖多無所用之宴飲則至百品五十品儉者一二十品極矣食食久不過踰刻飲酒或終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妨日廢業猶其小也淫奢於是乎興獄訟於是乎繁金於是乎生粟於是乎死天下囂然嘗苦不足無謂秫田傷穀有數也百畝之田秫居三之一甚者過之以是爲粳無益於饑乎得百里之地而治之禁釀三年而民自足

崇禎庚辰五月雨傷稼湖州韓茂貽繹祖首議賑濟太守陸公未至令長無人民大震訛言遂作鄉士紳懼白監司欲以亂民法治之復不敢揚也思假口於學校因爲狀以授茂貽且告之故茂貽佯應之退而更爲狀招數同志就監司駐所老幼黎首微有聞扶攜肩擠而至者萬計勢不可遏茂貽入轅門宣言於眾曰爾等皆饑民以水炭之故洵洵若此鄉先生皆欲以亂民法治汝狀具在汝聽我毋急毋譁我碎之皆應曰諾遂碎之而以己所爲狀讀於眾眾悅曰我等豈有他望求免租求免死誰欲亂者茂貽曰若此隨我入監司令諸生先入茂貽

曰此輩皆饑民非亂民饑民之望不過上災傷設法賑救而已不可以亂民治治以亂民亂未必不作監司曰誠如所言進眾慰遣之勢稍定後陸公至爲廣羅義倉粥廠諸良法茂貽莫不與

北都之變先皇帝先皇后殉社稷天崩地坼流聞江南匹夫孺子莫不震驚慟哭上下官司理獄訟急征輸若爲弗聞也者雖有聞知諉曰哀詔未至眞僞未可信相視無發喪者劉先生臥疾於家聞之起衰經荷戈使其子約扶病慟哭入會稽令方治事聞先生至罷堂相哭至紹興府太守監司因各罷事明日發喪遂與其鄉諸大

夫慟哭於杭州請都御史出師討賊自是遠近相次發喪嘉善諸生會哭於明倫堂兩浙搢紳大臣在家者俱至杭州會哭議出師而巡撫布政司竟以饑匱爲言無一旅出者

諸雲芝先生歿殯猶在堂家人失火勢甚烈屋舍幾盡沈孺人號泣呼眾曰有能救先人柩者乎人曰已矣火烈不可爲矣孺人曰天乎夫之無罪也吾與俱燼因蹈火而入叔明先生急亦號哭蹈火而入曰嫂無死苟救猶可爲也援以出鄉隣感奮決水而入達重垣柩在火中水及得不燼明日瓦石盡碎一棺焦然獨存若有神護

者人以爲誠之所感云

崇禎壬申事

雲芝先生舉子特晚既歿沈孺人教之剛嚴有義方嘗謂士鳴珂曰吾聞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汝無友何也必汝無學人弗與友也他日士鳴與其友至孺人具饌飲食之退而歎曰吾於壁後聽汝等言語不合於義且聞其人母喪而歌吾嘗責汝無友有友若此不如無也每見親戚輒問士鳴過失且曰勿以吾嚴爲之隱是害之也有所聞呼至跪而杖之見士鳴讀書輒喜曰但得汝作秀才繼先人死無恨矣每書館歸索其文字無有輒加詰責先生故人如顏楚先諸人有哀其貧而遺之粟者

多寡悉合籍記曰長者德不可忘自火之後甑釜臥榻俱盡孺人劬勞節嗇娶子婦嫁女子歷凶饑而恒產雖薄不廢器用亦粗具鄉隣親舊慶弔不失禮

楚先名世傑士鳴後

更名琛

邱氏先輩廣文麟山女適同邑莊君十有九而夫死子生一年家貧舅哀甚疾不能起而姑又父之女弟有母之尊有父之親不忍以夫故傷其身且替其子也節悲哀勤緝織以事舅姑舅廢疾數年不失養具束脩之禮使子就外傳曰先業不可失也學不力行不修泣諭而不怒雖怒不加杖舅歿姑老疾奉侍湯藥不懈終其姑如

事父母子既長爲儒學弟子員宗族難其行將請學使者旌禮之邱氏聞不可曰婦人常事耳何爲使人聞之今六十餘康寧勤服婦功不異少時遇子孫行語具合古訓溫辭緩色聞者油油然蓋其德性有過人也

錢愷度常以少飲酒寡言語勸子縷縷數百言予初謂飲無大害今而思之凶悔吝多從此生深以爲戒惟言語猶不能寡

孫子度曰天下極詐極險之人吾以至誠待之則其險詐將窮於無所用而亦相感以誠矣若以機智禦之愈甚其潰決也

祝開美將自盡出一帙授陳乾初曰此吾師所示筆札及師門講論吾所記錄者吾死子幼未能守今以付兄謹之勿失無恨矣

邱季心雲館穀以養親崇禎庚辰歲凶越三載勿稔貧益甚時父已歿母存季心旅食念其母未嘗飽每數日弟來告匱季心竭力經營俾得歸以奉母又損所食之半以食弟主人聞之益飡飯必辭蓋不忍弟之不食而去而又不欲以弟之故累人仁者之心也

湖州嚴穎生少不知學憑恃才氣鄉人苦之旣自悔折節學問嚴儒釋之辨謹出處之分遇人好直言無所避忌

一日過予見坐有俗客規子曰君子不過亂人之門亦不可使小人過其門也客不察言俗事不已正色厲聲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客既去復規子曰君子不失口於人不失色於人慎之子志之不忘臨別吟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之詩以贈之

萬厯以來袁黃李贄之說盛行於世然贄已死刑獄而黃之子儼復舉天啟乙丑進士門生故舊益揚詡之家藏其書人習其術莫知非也師儒令守請以鄉賢祠於學宮儼奉其狀見學使者樊公陳厯官本末里居行實乞從其請樊公不之應復以著書立教爲言公正色曰若

無此著述亦不害其同進士陸君亦爲其父廣文請祠而以爵卑爲嫌公聞其狀徐曰匹夫爲善於鄉身沒之後使人不忘卽可從祀况一命之士乎鄉賢之典以賢不以爵也何嫌之有許之因復代爲袁請如儼所陳而盛稱其著書有裨學者公復正色曰只爲多此著述故必不可旣退吏抱文書入公立批數十言末云提調官永不許溷請請者參處以爲創立邪說畔道背經學術之蠹賊名教之罪人立案吏以白儼儼奉書涕泣而去無何儼亦死無子

金壇王公令吾邑嘗日暮欲管一人方怒甚忽自三十減

至十已而日止吾纔飲酒恐是過也次日管之止於十

王公號勉齋名士鏢崇禎辛未進士官至兵科給事

朱評事令祁門日嘗有國子生餽墨二匣他日視之則黃

金也呼其人切責曰前日之墨却是等臭其人恐懼謝

罪懷之以去公名大雅號玄潛萬歷丁酉舉人治祁門二考政譽甚起改南大理評事卒於官

祁門有山路四十里甚崎嶇然通衢也每雨雪人馬足

俱裂公至惻然有志築之及考成再任志乃得遂人德

之名朱公路至今以為便

天啟間以三殿役興貂璫四出括民間金無遺計至入金

充生員名曰宮生言利者復不已借商之後益為津關

以網貨時南京奉使大瑞欲於祁門添設一關時朱公

為令力持不可上官曰姑建一務以饜其意公曰務猶

關也今日置之他日不可復罷事終已

崇德尹鄭公為政惠愛雖在官胥隸莫不諄諄教之嘗云

吏員尚有出身然非正途若書辦以下都無出身所謂

衙門人役而已人纔入此便賤汝等但係良家子弟有

家計便當出衙門教子孫讀書做上等事不宜久在此

一時頗有感其言而歸田令其子從師受學者公進士出身名

地俟考

李石友嘗與其弟小不愜蓋旁人問之也子聞作一書遺

其兄弟共覽之石友得書涕泣如雨嗚咽而言曰此何待朋友言者吾弟少爲人惑不見諒耳然吾知罪矣爲長兄使弟惑旁人言何以對父母深自刻責己卯秋錢字虎一士偶有失予不能匡救次日李石友聞之正色責讓若父兄然者予是時已內慚石友徐顧予曰亦不能無失予曰固然一士曰吾不聽受其言以至於此失在我也一士之任過石友之直諒皆不易也

盧公治吾邑三載將入覲齋師應公風之曰公律已廉爲民惠竊聞郡邑入都皆有饋遺慮公不能獨無公曰弗慮吾乙榜不失降調首藉齋三年多則再授山僻邑歸

家而已以百姓難得之財經營一官吾不爲也應退語

人曰與公周旋久今日乃見其存心然公卒以失文司

理意密揭下司寇獄矣

文司理名德翼江西人居官極貪狠

岑漢明貧士介直自守不妄干人訓蒙自子弟束脩外不受銖兩朱祁門顧廉訪先後延之官署錢給諫延之家皆以嚴毅見重家族眾盛先業薄兄弟共得樓一間兄嫂居其下漢明居其上不安久不娶曰未有田而娶將求人不已有田數畝矣曰未有居而娶將終於無居有屋數椽矣曰禮幣不可求人旣聘矣曰合宗族親戚酒殺不可以不具年四十餘乃克娶其厲志如此故平生

矯矯言色之辱未嘗受於人

倪寄生客至不飾酒殺物隨有而具嘗曰來吾家者君子
人也不以口腹之故責我若以口腹見責非君子人也
從此不至亦無憾焉

邱季心曰吾幼隨先君在館舍當食嘗墮淚嗚咽語予曰
今與汝在此飲食不知汝叔此時得飯喫否輒投箸不
食蓋叔貧吾父無日不在念也

倪寄生貧士嘗以青烏之術行所得金錢隨以分諸宗族
隣里之不給衣食者曰此不可爲家越數年以爲常每
自外歸候問者不絕予曰親族情誼如此不易得也寄

生曰非親親也意各有望也吾思害之深矣來年仍出
訓蒙不復爲術者事以絕其望庶使思艱難勤力作以
免於死亡庚辰辛巳水旱洊至予見其里饑困因語寄
生何不假君青烏一年蘇之寄生曰不可今日流亡道
殫相望而彼得幸免賴平日艱苦作活耳今復道以非
分之得不死於凶年亦將死於樂歲吾不敢得罪於天
也所親雖不免怨望終不顧後十餘年邱顛伯自礫溪
來語予曰寄生所親已能自給語及寄生感之至流涕
外王母費太君止生先孺人中年爲外王父置側室二人
一無出其一生舅氏而天太君卽以家政付側室鎖鑰

之屬俱無所問夙夜勤勞至老不怠然於先孺人無所私厚也家素封一夕盜至執外王父求金太君奮身翼蔽連滅其火盜相顧曰母性直無金舍之外王父得免於厄而就側室劫其資以去至哉德乎可謂孚及異類矣外王父固克家好行其德然非太君相助有成亦未能及此嘗以解役往返兩京動經一載半載主人不在內外整理上不失禮於師傅下不失意於耕夫以至親戚隣里無不周至外王父表弟張某貧不能娶則爲之娶復資以金使得質遷有無張起家數千金諸孫業儒矣外王父名芳

吳司寇曰做官士民一體不可偏執已見殺人媚人與陵轢士大夫以千百姓之譽皆非也清節可以律已不可以驕人執法所以愛民不可以傷士大夫之氣司寇海鹽人名

中偉號生白仲木嗣祖

又曰時局翻變脉理不正驅逐者指逆黨與暴起者指東林未必端邪誠偽別若淄澠而一意矯枉絕無蕩平正直嘉與天下爲善之意恐後之視今更甚於今之視昔可恨者於國家分毫無補而載胥及溺異日士大夫當追悔無及也

錢秋初名

父不仁凡婢所娠子女俱殘害之後一子方

生將溺秋初急迫求免父曰汝欲留汝養之秋初曰願撫育至長因得收育名之曰哥畱及長亦克自立秋初非惟能活一弟又使厥父少殺一子宜有後矣

履祥

見劉先生之三日坐語久先生問舉業用功乎對曰

朝廷方以之取士童而肄之亦不敢不盡心但平日讀書則未嘗專力於此先生又問考試利乎王紫眉在旁

應聲曰文章極高考試極利祥曰不敢科歲兩試及觀風季考無不應惟遺才告考雖科試不錄亦未嘗赴凡

考試也有見錄時亦多有不錄時每思得失未必係乎文字儘有文字過於履祥底往往困窮儘有不及底也

便通達即自己文字得意時不錄不得意時反錄可見

小小得失自有莫為而為莫致而至非人所能為履祥所以篤信定命不敢妄求先生然之色有微喜

霍氏沁水縣張忠烈公銓夫人也崇禎四年流寇王佳允

犯沁水因東北攻竇莊時公子左都督道濬戶部主事

道澤咸仕京師眾議棄堡去夫人語其少子道澄曰避賊而出家不保出而復遇賊身更不免去將焉之等死

耳死於家不猶愈於野乎且堡堅賊必不得志躬率僮僕守禦賊環攻之堡中矢石並發傷賊甚眾越四日賊

聞官兵且至拔營去時避山谷者為賊淫殺甚慘張氏

宗族獨得全冀北道御史王肇生表其堡曰夫人城後
道濬戰守屢有功

海鹽彭太僕公

名期生
字觀民

守江西天啟間豫章被璫禍最烈

萬公璟杖死熊公明遇胡公良機章公允儒樊公尙璟
涂公世葉或竄或錮士類奪氣公竭力營護先是同年
廬陵劉公鐸爲刑部曹郎感憤時事賦詩題僧本福扇
刺事者錄之璫怒矯旨以誹謗朝政逮劉公時劉已出
知揚州緹騎下廣陵逮繫北鎮撫獄公在都多方營救
出蒞秦郵復割俸寄獄中人俱爲公危之公不顧

山東一省土田六十一萬七千五百頃萬曆六年加徵七

十四萬餘金崇禎七年有言利計臣稱東省額地一百
七萬七百四十餘頃較會計錄溢地四十五萬餘頃奉
旨勘報將按籍加徵撫按以下茫然不知所對移牒各
郡縣亦未有晰其原委者遂巡四年屢旨詰責無所引
據以駁寢部議濟南府左衛經歷司蔡會龍建議詳明
切中利害時海鹽彭公觀民爲濟南守卽據其議以覆
所司撫按以之入告部科無以難事遂寢其議曰神祖
初年江陵當國思綜核名實以致富强撰爲會計錄一
書疑郡邑土田有未登版籍者詔下海內履畝而丈尺
之其賦以上田爲準中田上地一畝三分準一畝下田

中地一畝五分準一畝下地二畝準一畝無論深山窮谷尺寸俱籍於有司有司承上風旨減土田弓制以量之郡縣故弓四尺爲一步殺其五之一以三尺三寸之弓量之郡縣咸有溢田吏胥因緣爲姦利民間擾擾思亂江陵旣沒有司爭言加額之困民於是變通其意分三等上地視舊賦中地三畝而當一下地四畝而當一田額從新賦額仍舊此田頃多寡不同之由也先王建國藏富於民履畝加賦見譏史冊江陵不能行於太平熙攘金甌無缺之時今豈可施於狗鬪鴟張揭竿思逞之日況青齊爲三輔之襟帶臨德實神京之咽喉以凋

敝之民而倍徵其賦實流寇之驅也假令一夫作難四百萬漕艘帶水中斷天下安危繫焉豈直數十萬緡而己哉

彭公以濟南守謫家居五年起補湖廣按察司照磨將行時楚寇方熾所知遺書勸止之公答之曰昔之壯也猶不如人豈以頭白之年猶戀戀一官哉海內橫流君父側席非人臣高臥之日也世治則寵榮國危則蜚遁食其祿而辭其難仁人所不爲幸謝故人無復相念

吳秋圃先生曰聖人甚惡無故之利此語最旨先輩爲言神廟時有朝士假館閣宦者一朝廢垣發藏金萬朝士

林園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欣然濫及僕役一老蒼頭獨有懼色不敢受已而事泄
主僕皆逮訊蒼頭獨得免卒賴其力脫主於難朝士負
時名有才識迺見利而惑智不如一僕竟以是終身擯
棄人宜舉以爲鑒

又曰便捷快意之人不可倚爲心腹他時之賣我者必此
人也然當其順適時甚不易辨司馬溫公猶失之蔡京
況其他乎

又曰溫良恭儉讓中無孤高字故知亢傲非居身之道恭
寬信敏惠中無嚴峻字故知刻深非居上之理

又曰奴僕有過雖撲責之可也不宜辱及其父母

又曰兄弟之愛不篤則子姪之視諸父幾於路人末世倫
理之疏薄未有甚於此者也

又曰妻妾奴僕切不可與商疑事此輩識短常令主人去
義而就利苟無定見鮮不惑矣居官者之於胥役亦然
戒之哉

錢雲耜幼孤事母孝母臨沒顧雲耜曰吾死獨念汝姊耳
雲耜受命母沒後加意於姊益厚凡母所遺俱以其半
與姊及姊家有無緩急雲耜靡弗身之至母之兄弟及
兄弟之子俱周卹罔有不至

吳仲木曰男子之才譬則女子之色有之是可憂懼亦不

幸事也世乃以此驕人正如女子以色驕人也

海寧袁花市婦人者其室夜災不能自出於火救者破壁出之婦曰吾無衣不可出矣與其蒙恥而生孰與無辱而死遂死之吳哀仲聞而歎曰嗚呼孰謂禮義不在人心而世無人也彼以鬪鬪女子而知自愛其身如此今為丈夫士者或有恥甚於是而趨之不顧其亦聞而慚是女乎

有賢夫婦者海鹽之沈蕩人其夫教授村落一日出過桑隴有懸囊樹間視之累然遺鏹也持歸告其妻將榜其地以招失者妻曰不可是非失者之招且招猾者滋多累矣不如默往以待從之果得所主歸焉吳哀仲曰非獨其夫難得也抑是妻實賢且智以成其夫其過於人豈不遠哉惜也逸其姓氏

丙申冬湖廣尼者慧辯知書自言出楚名族某和尚嘗付以法至嘉興搢紳家婦女從之遊勢傾一郡將聚眾設法間有怪者莫之發也嘉善沈德甫元聞之謂其友曰嘉禾東南名郡士大夫甚眾竟不能一言去之而任妖尼惑亂若此乎乃投詩一章示以道理復大書其後曰當急還家室以正首邱尼得詩引去炳按設疑說誤

紹興衛士于端甫名寓桐鄉乙酉之變趙公簡以妾托

之而歸越端甫美飲食時衣服伴以己妾而嚴其出入
義興師起浙東西路絕兵刃縱橫每攜家避亂必先趙
氏妾趙氏妾有過則讓己妾怨望則令其慰譬越二年
公簡至遣之

周鳴臯 我公嘗於僧舍見春者旁人笑其愚問之曰適娶
妻而母死獨居不御於寢歲餘妻怨求去聽之今尚無
妻也噫此搢紳先生守禮之士之所難人不知敬反從
而笑也異哉

菱湖 屬歸安縣朱簡臣 名卒子幼而貧其友沈石長 名費正
夫 共撫之更與沈爾慥 士毅嚴穎生 文挺周自可 恕

徐周道 行諸人爲治其喪葬其母於所擇之地而耐焉
自可以第三子與其孤女結昏而訣

杭州虞峻民 名性至孝親卒廬墓以居時稱爲虞孝子
盜賊過其里嘗相戒不入

山陰朱靜因 昌祚年長於劉先生一歲求執弟子禮有年
不獲命崇禎壬午先生將北發請曰昌祚事先生且老
矣恐一旦填溝壑終不得遂及門之願是永恨泉壤也
因泣下先生感其誠得內拜焉 履祥見先生之次日踵

門先生望見命靜因出延須眉皓白子疑未敢前靜因
自述曰某忝先生門屏之末昨老兄筆記一帙先生已

見示適來請於先生造謁不圖早至先生命某揖入因
與讓登既退遂至其家內交焉先生嘗曰朱生是個好
人但少喫緊功夫先是祝開美淵至山陰主其家蓋靜
因與張奠夫應鰲於師門最稱老友云

先皇帝喪發海鹽之日故參將邱上儀方病疽不能起臥
門板加縷身置邑庭叩首出血哭盡哀邑人莫不感泣
邱公字惟正無錫人中武科進士嘗任江西都司彼時
廉訪使為秋圃吳公與布政司某稱三清後為海寧衛
參將廉能惠愛甚得民士心甲申以後攜其子隱居於
澉浦之邵灣躬耕而食一日徒步入城父老識之莫不

嗟歎或負米以行則相率為之擔荷

杭州應嗣寅

名搗 謙

授徒養母三旬未娶人問之曰娶則無

以養母年壯鰥居可俟也歸安沈爾慥士毅慕其義以

兄女妻之資送頗厚益贈田若干畝嗣寅有妻復得養

母人兩賢之

萬曆丙辰周延儒賜及第第一人其文傳誦海內以為新
奇搢紳某公觀之歎曰洪水猛獸已在秀才胸腹天下
之亂豈有極哉先是丁未張瑞圖賜及第第三人廷試
策有云君子小人不必過於分別一老先生見而歎曰
天下將亂矣人心先壞當時聞者率以為迂今思其言

皆有識之士也惜乎遺其名瑞圖天啟中相崇禎改元以附瑞斥延儒崇禎初首

相十四年復相尋伏誅

吳忠節公與秋圃先生兄弟也萬曆戊午同舉於浙闈懼

太盛因不赴會試而秋圃獨往成進士焉越三載為天

啟壬戌公往亦成進士一時傳為盛事後兩先生名業

日起甲申之變忠節殉國秋圃哭之次年亦卒以功名

終秋圃名麟瑞官至御史中丞忠節名麟徵官至太常少卿海鹽人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言行見聞錄二

魏忠節公初舉於鄉夫人製綢衣公見之不悅解而裂之

官吏科都給事家人紡木棉一如素士公嘉善人名大中號廓園以劾

逆瑞死獄

紹興太守于公名穎為政仁而有體越郡誦服其德尋修古

小學古小學宋尹和靖先生書院也越郡書院不一獨新此者公之學術意嚮略可見矣廣為證

人書院大會人士請劉先生講學其中每以月之三日

同分守喻公名大猷司理陳公名子龍鄉先生陶公名爽邢

公名彪章公名正赴講堂請益先生恒謝病不至必以